

<<机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机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722965

10位ISBN编号：7505722964

出版时间：2007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友谊出版社

作者：蒋世杰

页数：23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机关>>

内容概要

长篇小说《机关》，以独特的视角和冷峻的笔法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。他们以西北某城市行政机关的中心舞台，围绕着市场政府某部门的权力之争，上演了一出生动而精彩的人间活剧。在各类人物之间，思想的较量和利益的争斗犬牙交错，真善美与假丑恶交替亮相，构成了一幅人间众生态的立体图画。

章节摘录

下午刚一上班，骆垣就给任之良打了招呼，说要请市委的甄书记一块儿坐坐，让他安排一下。

任之良稍稍愣了一下，马上就镇静下来。

他想，这个骆垣也真会出难题，局长刚刚外出，他就要请客，不知他的肠子里又有什么鬼点子了。他是副职，不掌管财务，这让自己有些为难，但他请的是市委领导，就让你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不敢说出半个不字。

此其一。

其二，骆垣要请的是市委副书记甄恪。

这位甄书记，任之良见过面，但没近距离接触过，听说有点不好伺候。

此人是几年前从本省的另一个市调过来的，刚进天龙市的门，他就演绎了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至今还在悄悄流传，谁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。

甄副书记来天龙市报到，事先没有给天龙方面任何消息，只在出发时，给天龙市委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已经出发了，乘的是某某次列车，几点到达天龙市。

仅此而已，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

秘书长看了电话记录后，立马就傻了眼。

他想，如今这领导调动，大都是迎来送往的，车接车送，谁都习以为常了。

这位可好，独出心裁，坐火车独自赶来了。

他在机关工作了二三十年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坐火车来上任的市委领导。

但不管你遇没遇到过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从彼市到本市，区区几百公里，坐着火车，说到就到。

怎么办呢，秘书长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就去请示市委书记钟润生，不料钟润生轻松地说：“这没有什么，要是在战争年代，干部调动之事，上级一声令下，扛起行李就走，哪里还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。

甄书记既然是乘火车来的，到火车站接一下站不就可以了嘛！

”于是，秘书长赶紧组织人马，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迎候，心想这位书记如此廉洁，大概是位好伺候的主。

秘书长率部提前进入月台，因为没有约定接站，秘书长又没见过甄恪，只是从侧面打听到他的一些外貌特征，就指示下边的人注意，车一到站，只要看到这样特征的人，都要主动前去询问。

甄恪乘的这趟车到站后，在此站下车的人不多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秘书长描绘的具有甄恪特征的人，此人提个大皮箱，径直向出站口走去。

秘书长急忙跟过去，问：“请问，您可是新来的甄书记？”

”那人含含糊糊地哼哈了两声，不理不睬地径直出了车站。

秘书长不能确定此人真的就是甄书记，他吩咐其他人继续注意下车的旅客，自己紧跟着那人出了站，伸手要接那人手中的皮箱，那人又不置可否地哼哈了两句，叫了辆出租车，上车走了。

秘书长赶忙折转回车站，此处已经车去人空，料想刚才那位“哼哈”先生无疑就是新来的甄书记。

当他率部回到市委大院，甄恪刚从出租车上下来，提着皮箱往办公楼上走呢。

他望着甄恪上楼的背影，轻轻地摇摇头，又摆摆手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去钟润生那儿复命了。

而这位副书记留给他的这个噱头，至今仍令他难以释怀。

秘书长都难以释怀，任之良就更加难以释怀了。

由他来接待，不知还能不能演绎出更加神秘的故事呢！

按照骆垣的旨意，任之良到骆垣经常光顾的“君来顺”大酒店去订座。

任之良第一次到这里来。

他留意了一下，这是一座外表很普通的酒楼，普通得连墙体都没有包装，红砖完全裸露在外边，被风雨剥蚀得有点寒酸。

他进了楼，楼内却装饰素雅，有古有今，古今结合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一楼前厅正中，是用天然石块垒成的假山，上面长满了绿色的苔藓，假山下面是一水池，水池左侧装有一架仿古水车，水车缓缓旋转，车出的水轻轻地洒在假山上，再从假山上缓缓流入水池。

水池里放养着一些名贵的金鱼和锦鲤鱼，看上去五颜六色，赏心悦目。

<<机关>>

上了楼，曲曲折折的走廊装饰得古香古色，两旁包间的门也很有讲究，艺术味很浓，门楣上面均以牡丹、桂花、春兰、秋菊等名花命名。

进了包间，顿觉宽敞明亮。

一面是宽大的玻璃窗，其余三面以木制的字画装饰其上，显得古朴典雅。

屋顶上的巨型吊灯、豪华的桌饰和空调吹出的丝丝凉气，则透着现代化的气息。

楼内楼外，反差如此巨大。

任之良想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吧！

任之良点好了酒菜，吩咐大堂经理，接待的是位大人物，一定要搞好了。

大堂说没问题，又问任之良，找不找小姐。

任之良想了想说，要找就找两个靓一点的。

大堂又问，小姐们陪不陪饭呢。

任之良犹豫了片刻说，先把人找好，客人来了再说吧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客人到了。

主宾甄恪是位矮胖矮胖的中个儿男子，神情泰然，和颜悦色。

他和任之良握握手，就被骆垣让着坐到了上席。

他的左边是骆垣，笑容可掬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；右边是甄恪的秘书，此人看上去三十出头，浓眉大眼，一副谦和的样子。

如今这请客，坐座位是很有讲究的，一般情况下，主人坐主席，主人对面不是办公室主任，就是财务科长，总归这是埋单的位子，别人都避着那个位子的。

如果主宾地位比主人高，则主宾坐主席，主宾两侧按地位高低依次往下坐。

司机们都是人精，自然知道坐在哪里。

甄恪的司机老方和局里的司机小黄，分坐在骆垣和秘书两边，任之良坐在他俩中间，正好面对骆垣，可以察言观色，随时指挥服务人员倒茶添酒上菜什么的。

主宾落座后，骆垣郑重其事地把在座的客人又介绍了一遍，任之良礼貌地和甄恪以及他的秘书、司机一一握手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便不再说什么了。

此人到底有啥神秘之处？

任之良打量着甄恪。

菜上齐后，骆垣端起酒杯，站起来说：“好长时间没和甄书记一块儿坐坐了，今天甄书记赏光，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，啥话都不说，我敬上这杯酒，一切都在杯中了。

”甄恪端起酒杯，在嘴唇上碰了碰，算是喝了。

骆垣就要甄书记再喝点，甄书记点点头，又哼哈了哼哈。

骆垣就说，和甄书记交流得少，不知深浅，那就随甄书记的意吧。

骆垣连敬了三杯，任之良接着敬，甄书记仍然用嘴唇碰碰杯，并未进酒。

主人敬完，甄恪站起来，说给大家敬个酒，这些年来，全仰仗大家的支持，还请大家多关照之类的话，又把酒杯碰碰嘴唇，示意大家喝下他敬的这杯酒。

任之良注意到，在整个就餐期间，任谁敬酒，他都要端起酒杯跟你碰，之后凑到嘴唇上意思意思。

直到整个宴罢，当初斟的那杯酒，还是那杯酒，滴酒未下，但他从未说他不喝酒或不胜酒力之类的话，可见社交场所功夫非同一般。

这样推杯换盏了一阵儿，宴席渐渐接近尾声。

骆垣给任之良使个眼色，对甄恪说，你稍坐会，我去去就来。

于是他和任之良上了楼，等在那里的毛猫赶忙靠上去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骆哥，好久没见了，又跟哪里的好上了，把妹妹我给忘了？

”“想骆哥了，是吧？

”“是呀，这还能有假。

”“哪里想了，怎么证明你想骆哥了？

”毛猫凑上去搂住骆垣的脖子，在他的脸上狠劲地亲了一下说：“就这里想你了，还不够呀？

”说着就要拉他进包厢，骆垣拍拍她的屁股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还另有任务呢。

<<机关>>

”接着又和她耳语了几句。

这时，另两位小姐也凑过来了，骆垣一一过目后，就回到餐桌上。

饭后，骆垣说，任主任还有个安排，请甄书记赏光。

甄恪的秘书和两位司机很识相，找了个借口，先后出去了。

甄恪决意不去。

骆垣就说，就在这楼上的歌厅里跳跳舞，没有什么不健康的。

甄恪又推让一番，见缠不过骆垣，很不情愿地上了楼。

进了舞厅。

他们在舞池边的椅子上刚一坐下，小姐们就围上来了。

甄恪见状，有点不安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？”

”骆垣就说，这是本部门下属单位的女职工，不是社会上不三不四的女青年。

甄恪有点不信，站起身就要走，骆垣指着毛猫，对她说：“你给这位先生说说你是哪个单位的。

”毛猫就说：“骆局长，你怎么连你手下的职工都不认识了呀？”

”骆垣就对甄恪说：“都是单位的女工，不会假的。

”甄恪瞅一眼毛猫，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音乐响起以后，毛猫就上来请甄恪跳舞，甄恪搂着毛猫下了舞池，不一会儿就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跳得十分滋润了。

任之良心想，这位甄副书记，不仅会演故事，看来舞也跳得不错呀！

跳了一会儿，甄恪要走了，骆垣客气了几句，也就没多坚持，送他下了楼。

又上楼后，他把毛猫叫到一边，悄声问她：“先生正在兴头上，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”毛猫说：“先生的兴趣转移到下边了。

”骆垣就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跟上去呢？”

”毛猫说：“谁来结账呢，你得说句话呀！”

”骆垣就在毛猫的额头上戳了一下，掏出烟盒，撕下一片纸，迅速地在上面写下一个地址，递给她，让她快去。

毛猫到了楼梯口，又折回来，问骆垣：“是一次还是一晚，能结多少？”

”骆垣又好气又好笑，对她说：“我的姑奶奶，这个都好办，你去就是了。

”毛猫这才回头走了。

这时，先前陪着骆垣跳舞的小姐挽住他的胳膊，一起进了包厢。

另一位走到任之良跟前，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
”小姐说：“怎么，你要换小姐了，我哪点不好？”

”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别误会，我是想下去透透风。

”那小姐还想说什么，任之良就说，“你的台费我会给你结的，你去吧台上结就是了。

”他这样一说，那小姐没再说什么，冲他笑笑，就去吧台上结她的台费去了。

任之良坐在大厅里，百无聊赖。

这里灯光闪烁，正面台子上，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流行歌曲，有几对男女步入舞池，搂搂抱抱地跳在一起，跳得十分蹩脚。

大部分客人坐在舞池两旁的台阶上，嗑瓜子儿、喝啤酒、聊天什么的。

不一会儿，陪骆垣的那位小姐从包厢里跑出来，坐到任之良的对面。

任之良问她：“你不好好陪着先生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”那小姐说：“那先生有病，本小姐失陪了。

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”“他咬人。

”“真的？”

咬你哪里了？”

”这时骆垣也出来了，他坐到任之良旁边，笑嘻嘻地看了小姐一眼，那小姐一脸怒气，没有理他。

骆垣马上变了脸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哼！”

<<机关>>

”任之良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她不愿陪你，我另找一个不就行了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！”

”然后把他拉起来，“你先回你的包厢去，我马上去落实。”

”骆垣骂骂咧咧地站起来往包厢里走，又回头对任之良说：“要找就找个大方点的！”

”任之良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”骆垣的小姐很快就落实了，的确是个“大方一点的”，一上来就拉着骆垣往包厢里走。

骆垣刚一坐下，她就坐在骆垣的腿上，抱着脖子亲上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出了包厢，上了三楼，走过一段狭长的楼道，七拐八拐拐到了一处幽暗地方，小姐开了门，打开灯，粉红色的灯光照在屋子里，一股香味扑面而来。

小姐把骆垣让进去，屋子里有一张小床，床上只铺着一条白色的床单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显得粉红粉红的。

床头边是一对简易沙发，夹在沙发中间的小茶几上放着香烟、安全套和春药。

床那边是用木板制作的淋浴间。

小姐问洗不洗身子了。

骆垣说洗什么呀，天天洗呢。

说着就把小姐抱起来放到床上，开始脱衣服。

小姐闭了眼，轻轻地喘着气，一副可人的样子。

骆垣脱了衣服，不知怎么的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他突然想起了妻子王一丹，不知此时的妻子正躺在谁的床上，对着哪个男人喘气呢。

他在心里骂了句“婊子”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从床上滑下来，瘫坐在沙发上。

小姐吭嗨了半天不见动静，翻起身，坐在沙发扶手上，搂着骆垣的脖子，用嘴在他的身上蹭。

骆垣不免觉得火辣辣的，有些蠢蠢欲动了。

他闭了眼，在朦朦胧胧中看到王一丹在别人的身子下面扭动着、呻吟着，浑身不由得燥热起来，于是转身将小姐抱上床去，动作起来。

任之良没有回舞厅里去，那里的空气太污浊了。

他在一楼大厅的沙发里坐下来，坐了一会儿，有人在他前面的茶几上放了一杯茶，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大堂。

他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
大堂客气了一句，问怎么不在上面玩了，他随便应付了两句。

大堂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，对他说：“看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，我陪着你说会儿话吧。”

”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一个人坐会儿，等那位先生出来，我们就回去。”

”大堂说：“那位先生不会很快下来的。”

”任之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”大堂说：“他常来这里，我知道他的‘消费’习惯。”

”之后她说，“我给你说个故事，有天，恒昌县上去了一位领导，陪侍这位领导的是县上某局的局长，因晚上要活动，局长就对老婆说了晚上回来可能很晚的话。

局长的老婆是从农村来的，不懂这些，就说吃呢吃了，喝呢喝了，什么活动还非要在晚上。

局长说了个似是而非，不料老婆非让他说个明白不可，不然就不让他出去。

局长只好把事说清楚了。

局长老婆就说了，‘这种事搁在过去，是偷偷摸摸干的，怕叫别人知道了，如今这事，不光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干，还要人去陪着。

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听说过陪吃陪喝的，还没有听说陪这事的。

’你说她说得够精辟吧！

”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可真会编呀，该去当作家，当这个大堂经理，真是屈才了。”

”大堂也笑笑，笑得十分好听。

任之良抬眼望着她。

心想，她不可谓不美，细细的眉，天然的，看不出一点描画的痕迹；眼睛一闪一闪的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透着一股灵气；端庄秀气的鼻子，有棱有角；说起话来，丝丝入耳。

<<机关>>

白皙的脸庞在彩灯的照射下，光彩照人，令人爱怜。

大堂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来点啤酒如何？”

”他说：“行。

”大堂走过去在吧台上拿了啤酒和杯子，走过来重新坐下，启了瓶盖，倒了两杯，端起杯子，示意任之良也端起来。

任之良见状端起杯来，和她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

她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问任之良：“那个胖子是市委的甄书记，是吧？”

”“请原谅，我不能告诉你。

”“不用你告诉，毛猫会说的。

”“毛猫是谁？”

”“就是陪甄书记的那位小姐呀。

”“她很大方，是吧？”

”“不仅大方，而且很会来事。

”“是吗？”

依我看，那丫头八成不识字的，有什么本事？”

”“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用不了多久，她会成为你的同事呢！”

”任之良一脸愕然，望着大堂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不信？”

”“也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

就是毛猫做我的上司，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

”“对，因为她懂得交换。

尽管她没有文化。

”他俩就这样聊着，任之良感到，她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文化功底不浅，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

于是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冒昧地问一句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”

”她呷一口啤酒，抿嘴一笑：“我也不告诉你。

”任之良哑然失笑，说：“你还真会报复人呀！”

”她说：“这不叫报复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”时间很快过去了。

一会儿，骆垣和陪他的小姐也出来了，任之良就要上前去，却被大堂笑着拉住了。

等骆垣出了门，她才对他说：“这下你可以结账走人了。

”任之良结了账，大堂递过来一张名片，交给任之良说：“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。

”任之良接过名片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有可能，山不转水转，不定哪天就碰上了。

”说着和她握握手，道了再见，出门拦了辆出租车，坐上去，一溜烟儿走了。

<<机关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机关，控制运行的部分，机关，办理事务的部门。
机关暗藏，让人防不胜防，机关算尽，误了卿卿性命。
一份理性而充满幻想的思考，演绎些许耐人寻味的故事.....。

<<机关>>

编辑推荐

《机关》编辑推荐：独特的视角、冷峻的笔法，人物形象鲜活，描绘了一幅人间众生态的立体图画。

<<机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